

【阿難已知。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。為阿羅漢心不均平。欽仰如來開闡無遮。度諸疑謗。】

在上一次講到《楞嚴經》發起的一段因緣，是正巧遇到世尊一次的結夏安居圓滿，也就是自恣法會之後，波斯匿王為紀念他的父親，就在他父親忌日的這天，正好遇到佛門裡面自恣圓滿，所以他發心來供齋。這在前面跟諸位介紹，這是佛教盂蘭盆會的來源，也是我們一般人講到修福，可以說這是最殊勝的一個因緣，也就是我們修福的一個機會，而盂蘭盆會它最重要的意義是報恩。

我們圖書館從今天起，我們舉行一個冬至祭祖超薦法會，我們目的也是在報本反始，也是在提倡孝道。在法會期間，我們星期六晚上《楞嚴經》還照講，明天早晨《六祖壇經》也照講。下午我們念《地藏經》，晚上念《地藏經》，後天還有一天，白天念《地藏經》，晚上放大蒙山，法會圓滿。像這樣的法會，在我們圖書館建立的時候，我們同修們大家的意思一年舉行兩次，一次在冬至，一次在清明，我們有一年兩次祭祖的法會，這是我們祭祖的法會。所以有很多同修看到我們這通知，曉得我們這裡有法會，他到這裡來超度歷代祖先。歷代祖先我們不必另外再寫牌位，我們這邊供的就是每一家的歷代祖先，我們長遠的供在此地，所以就不必另外再寫牌位。如果你家親眷屬有過去的要寫牌位，我們臨時寫的牌位供養在這邊。法會期間所超度的功德，這個意義跟波斯匿王供養佛菩薩以及大眾，來為他的先人祈福，用意是一樣。我們這次法會也是我們第一次舉辦，正好講到《楞嚴經》這段，這也是一種殊勝的機緣，這個因緣也很難得。

前面說過阿難當時接受別請，離開僧團，回來之後大眾已經出發，他落在後面，一個人托著鉢要到舍衛大城乞食。正當這個時候他發了個心，發心要次第乞，上面講過這是他招墮的因緣。今天這個經文就說出他為什麼發這個心。『阿難已知』，已是已經知道，這個事情不是現在發生，是過去曾經在僧團裡面發生過這個事情，一個就是『須菩提』，一個是『大迦葉』，這兩位長者。在經典裡面有這個記載，在《維摩經》有這麼一段事情，須菩提他是專門找有錢的人家去托鉢；而大迦葉跟他相反，專門找貧窮、窮得不能再窮的人，找那些人家去托鉢。外面就有毀謗，對於須菩提就毀謗他，「須菩提貪心重，瞧不起窮人，巴結有錢人家，天天到有錢的人家去托鉢」，所以對須菩提就毀謗。而對大迦葉就疑惑重重，「大迦葉這個人很奇怪，那個人窮得不得了，為什麼去找他的麻煩？看他隔壁就是有錢人家他都不去托鉢，專門找窮人」。所以說一個招疑，一個招謗。

釋迦牟尼佛聽到這個事情，把他們兩個人叫過來都教訓了一頓，這是這個事情阿難記得很清楚，印象很深。實際上給諸位說，這兩個人都是悲心特別的重，須菩提看到世間那些豪富人家，他那個富貴從哪裡來？是前生供養三寶得來的，這一生才享福。如果這一生要不繼續供養三寶，他的福報享完來生就貧窮，沒有福報。所以長者的意思，是叫他的福報世世代代都不要失去，給他做種福的因緣，這是慈悲心。外面人不懂這個意思，並不是他有貪心，也並不是他要巴結那些富貴人家。大迦葉長者也是悲心很重，看到世間那些窮苦人家，為什麼得貧窮果報？過去世不肯布施，所以這一生才得貧窮、不如意的果報。他就專門找這些窮苦人家，給他做培福的因緣，你只要是供養他，來生就不會再得貧窮的果報，所以兩個人都是行菩薩道。當然佛知道，可是外面那些凡夫哪裡曉得聖者他們

的意思？世尊把他們兩個叫來表面上是呵斥，說他們心不平等，乞食都有所偏。

『欽仰如來』，佛與大菩薩們他們乞食是次第乞，沒有揀別，按照順序去托鉢。這種乞食法，在上一次已經給諸位說過，不必再多說。所以他這次發心，要效法佛菩薩們的次第乞。諸位在此地必須要注意到一樁事情，大乘菩薩是無心的，所以他不遭魔難。阿難程度不夠，他要學佛菩薩，他存了有心；換句話說，我存心想學，這就是招致一切魔障的根源。不但乞食是如此，修學任何一個法門都是如此，乃至於我們講弘法利生，「我存心我將來要當個法師，我要弘法利生，我要普度一切眾生」，只要你存這個心，都是招一切障礙的根源。那要怎麼樣辦？這在道場我說過多少遍，我們有願而沒有心。願是四弘誓願第一個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我們有度眾生的大願，事相上怎樣？我們隨緣。一有心就叫攀緣，而不是隨緣。有心是什麼？有心是意識當家，就落在意地裡面去。換句話就是跟五陰魔打上交道，那怎麼會不招魔障？也就是說我們的心不清淨，起心動念，心就不清淨。

那些諸大菩薩比我們能的地方，就是他在一切境界裡頭不起心、不動念。這種道理、這種行法，在我們這部經裡頭可以說在在處處都看得到，而《六祖壇經》裡面尤其是明顯。這是一個學大乘佛法的，學一乘佛法的，希望在這一生當中有最殊勝成就的，不可以不懂這個理論，不可以不懂這個方法。我們在這一生當中，能夠遇到了義的經教，說實在的話，是多生多劫有福，沒有福報的人遇不到！遇到了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在這一生當中有決定的成就，這些說實在話，都是我們能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。我們要學阿難的願，不能學阿難的發心，這是關鍵的所在，因為他發的心不正，就是他作意「我一定要這樣做法」，他的心就是不正。所謂不正，不能

夠與真如本性相應，他是與第六識、第七識相應，不是與本性相應。與本性相應的就叫正，正知正見；與八識相應的就不正，那就是邪知邪見，這個道理一定要記住。因為發心不正，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是造作，很不自然。

【經彼城隍。徐步郭門。嚴整威儀。肅恭齋法。】

這是故意做的，不是一種自然的流露。『城隍』在城門外，「隍」就是護城河。因為祇桓精舍是在城外，不是在城內，經典裡面記載的，這個地方距離舍衛大城大概有五、六里這麼一個距離。當然五、六里路也不算是很遠，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交通工具，步行差不多也要走個三、四十分鐘的樣子，有這麼一段的距離。好像現在我們以公里來算，大概有個三公里的樣子，有這麼遠的一個距離。他是裝模作樣，故意裝出那個樣子，這就是不自然。『郭門』是外城的門，城門外面有郭門，這是現在年輕同修都沒有見過，你們沒有見過城門的地方。在北京、在南京住過都有個印象，我們看到城門，城門外面有郭門。『嚴整威儀』，乞食是佛門裡面五堂功課之一，接受齋主的財供養，就是一鉢飯也是屬於財供養。而自己一舉一動，所表現接觸大眾的這裡面含有法供養，不但言語說法，一舉一動也是表法；換句話說，他有身教的意思在當中。諸佛菩薩心地清淨、舉止安詳，他是自然的流露，自自然然能夠感動人心。阿難學佛、學菩薩也裝那個樣子，即使是裝得很像，結果是自誤誤人。這就是告訴我們，佛法裡面一絲毫假都摻不得，阿難這次就是裡頭摻了一點假，就是不老實摻了一點假，也就是古德所講的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。

【爾時阿難因乞食次。經歷婬室。遭大幻術摩登伽女。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。攝入婬席。婬躬撫摩。將毀戒體。】

這是講阿難遭難、遭墮了。如果他遵守小乘五種揀別來乞食，

他不遭這個難，為什麼？像這些人家都是在戒律禁止之內，不應該到他們家乞食；他今天發了心要次第乞，不揀別，所以才遇到。『爾時』，這就入舍衛大城乞食的時候。『因乞食次』，因是他的發心，他因為發了這個心，從今天起他要學次第乞。『經歷婬室』，這個地方講的婬室，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謂風化區一類，在過去小乘人托鉢，這個地方是不許可去的。他要學菩薩，菩薩有定力，菩薩可以去；聲聞不能去，聲聞是定力不夠。他去到這個地方就遭遇到『摩登伽女』，摩登伽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意思小家種，就是小家種族這麼個意思。但是她的名字叫鉢吉帝，鉢吉帝也翻作本性。諸位想想，佛法裡面它講的名詞所含的意義，雖然墮落在下賤之處所，依然不失本性，名詞裡頭含有這個意思在。「摩登伽女」在楞嚴這個法會上，《楞嚴經》還沒有講一半，她就證三果羅漢，實在是了不起。由此可知，她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，聰明絕頂，一聽經就開悟。可是她在沒有跟佛見面之前，她是個外道，她母親就是個外道，用外道的咒術把阿難給迷住了。諸位要曉得，阿難在這個時候他是小乘初果須陀洹，我們要注意到阿難這個身分，他是須陀洹的身分。

須陀洹，在見思煩惱裡面，五種見惑已經斷了。我們通常講八十八品見惑斷盡，比我們的本事大得多，我們八十八品見惑斷了幾品？他比我們大得多，確實是大得多。由此可知，當時印度那些外道他們的咒術也相當厲害，一個證初果須陀洹的人還沒有辦法抗拒。由此可知，印度那些宗教他們的咒術相當高明。你說迷到一個凡夫，那是我們能想像得到；能夠迷到一個初果聖人，這個實在是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。她用的什麼方法？用的是『先梵天咒』。先梵天咒出於『娑毗迦羅』，娑毗迦羅是印度一種外道的名稱，娑毗迦羅翻成中國的意思是黃髮，黃頭髮，我們看到外國人金髮、金黃的

頭髮，在印度稱這些外道叫金頭外道。他們也有相當的定力，有能力到四禪天，他有這個能力，他的定功也相當之高明。先梵天咒，他稱這個咒是在大梵天之前所傳下來的，就是先梵天所傳授的。摩登伽女她的母親是信仰這個外道，平素也就修這種咒術。在《摩登伽經》裡面，佛講他們兩個人的因緣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不但是世間法，出世間法都不例外，人與人的因緣不是一世的，一世在一起就好了、惱了，沒有那麼簡單。摩登伽女跟阿難在過去世，過去生中他們兩個人有五百世的夫妻關係，這一世當然不知道，彼此都不曉得，碰到了。因為過去有五百世夫妻關係，所以一見面摩登伽女就很喜歡阿難尊者，就要求她母親，她要嫁給阿難。她母親說，「不行，他已經跟釋迦牟尼佛出家了」。她苦苦的哀求，她母親到最後不得已，「好！妳把阿難找來」。剛好阿難到她家托鉢，她就供養他一鉢飯，把這一鉢飯上念了咒，就是前面講的先梵天咒。阿難一捧到這個鉢就迷了，就聽她擺布，咒就有這麼大的力量。

實際上說佛法是沒有妄語，縱然是講本、講跡都是事實。從本地上說，兩位都是菩薩示現的，示現幹什麼？發起《楞嚴經》，這是大悲心，救度我們末世苦難的眾生。所以人與人之交往，真是如因果裡面所講的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到你成佛作祖去度化一切眾生，那一切眾生跟你都還是有緣分。佛門常說「佛不度無緣之人」，在你教化區域之內的，能夠聽你講經、能夠接受你的教誨，過去生中統有緣分，沒有緣分的他不來。這是阿難示墮的這段情形，這個時候阿難正是在緊要關頭，佛知不知道？佛知道。這就等說於唱戲一樣的，表演，什麼時候哪個角色要出台，到時候他就出來。

【如來知彼姪術所加。齋畢旋歸。王及大臣長者居士。俱來隨佛。願聞法要。】

這個時候世尊與這些大菩薩們，在宮庭裡面應供，阿難遭了這麼回事情，佛在宮庭裡頭飯吃完，吃完就回去了。諸位要曉得，在一般慣例上來講，供養完畢之後佛一定要說法的，沒有說是吃了飯就走的，沒有這個道理。吃了飯一定要說法，這是規矩，齋主對我們是財供養，我們對齋主要法供養；拿世俗禮來說這是禮尚往來，不能說來而不往。可這次是例外，釋迦牟尼佛吃了飯就走了，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不肯甘休，跟著後面，你沒有給我們說法，你走到哪裡，我們跟到哪裡。所以大家就跟著一道，跟著來幹什麼？

『願聞法要』，釋迦牟尼佛你吃了我的齋飯，沒有給我說法，我要聽聽法。所以大家就跟到祇桓精舍來。這也是佛菩薩教我們，以後這些出家的弟子，接受在家人供養要給人說法，不能說是接受供養就走了，這是不合法、不如法的，一定要給人說法。初學怎麼辦？前面講過初學不能一個人托鉢，總有一個上座、阿闍梨領導你，至少是三、四個人排成一個小隊到外面去托鉢。托鉢的時候裡面有個長者他代表說法，那個初學的可以不要說法，我們有個代表說法就行。像此地也是一樣的，釋迦牟尼佛說法就行，那些菩薩、聲聞弟子，都可以跟著釋迦牟尼佛一起。你單獨一個人接受人家別請，你一個人你當然要給人說法，這是佛門的規矩。所以說初出家的學人，不能夠單獨的出門，它這個因素很多，不是個單純的、某一樣、某一椿的，不是的，它有許多道理在裡面。我們看看釋迦牟尼佛回到祇桓精舍去之後，他做些什麼？

【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。光中出生千葉寶蓮。有佛化身。結跏趺坐。宣說神咒。】

回到祇桓精舍佛沒說話，先就現不可思議的瑞相。『於時』就是佛歸到祇桓精舍，以及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統統跟著佛，都到祇桓精舍這個時候。我們想像當中也能夠得知大眾都坐定，佛這

個時候放光現瑞，佛的光明是從佛頂相上發出來。什麼樣的光明？光明在此地的名稱『百寶無畏』。我們曉得在這個經題裡頭，曾經略略的給諸位介紹過，頂相放光是代表如來藏性、本覺理體，光明是作用，從體起用。世間的財寶它的用途非常的廣泛，而佛的光明作用更是無量無邊，所以我們就稱它作「百寶」。「無畏」表這個光有威德，一切邪惡力量都不能夠與它抗衡，也就是說有折服一切邪見的這種能力，所以就稱作「百寶無畏光明」，它的作用確實是不思議。而在這次我們所見到的光中有一朵變化的蓮花，這個蓮花是『千葉寶蓮』，這是非常稀有。而蓮花上面還有一尊化佛，變化的佛，這一尊佛在蓮花當中『結跏趺坐』，他在那裡念咒。這個咒語，就是《楞嚴經》第七卷裡面所說的，五會楞嚴神咒。可見得楞嚴神咒從哪裡來的？是從釋迦牟尼佛光中化佛，那個化佛口裡頭念出來。不是釋迦牟尼佛直接念出來，這是講楞嚴神咒的來源。

這個意思是很明顯的表示出，空有不二，也表現出因果一如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心不離果覺，果覺不離因心。所以一個利根的人，看到這個相就大徹大悟，不必等待佛說法。可是中下程度的人看到這個相，像佛在那裡變魔術一樣、變把戲一樣，究竟是什麼意思看不出來。而後才有勞佛菩薩一椿一椿來給我們解釋，使我們明瞭這究竟是回什麼事情。釋迦牟尼佛變這個把戲，給諸位說，把戲人人會變，並不是只有釋迦牟尼佛他一個人會變，我們每個人都會變，從體起用。我們現在為什麼不會變？那是因為我們把本性迷失了。這是本性自自然然然起的作用，也就是《楞嚴經》後面講的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。作用是自然的，不是有心變現，也不是無心變現，也不是若有心、若無心變現，實在不得已只說一句不可思議，怎麼樣說都不能夠達到它的真相。如果通達真相，說有心亦可，說無心亦可，說亦有亦無心都可，怎麼說都對；沒有通達實



相，怎麼說都是錯，所謂四句百非，那是沒有通達。如果通達，四句皆是，哪有非？我們看看佛這種作用：

【敕文殊師利將咒往護。惡咒銷滅。提獎阿難及摩登伽。歸來佛所。】

『敕』是命令，叫他的學生文殊菩薩，就是帶著這個化佛所說的咒去保護阿難。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到，在會的大眾，我們在前面看了不少人，他沒有派別人，他特別派文殊。文殊在菩薩眾裡面，他所代表的是智慧第一，意思就是說要想破除一切邪惡的咒術，要想折服一切邪知邪見，必須要有真正的智慧，文殊是代表智慧的。先梵天咒不是智慧成就的，楞嚴神咒是從智慧裡面生起的，所以它有能力滅除一切邪咒，一切邪咒遇到楞嚴咒都不能起作用，這個道理很深，我們應當細細去體會。那就是說楞嚴神咒是從真性裡面流露出來，而先梵天咒是從意識裡面生出來，這不一樣。你自然就了解這兩種咒一個是真、一個是妄，一個屬於理智、一個是落在感情裡面。『提獎阿難及摩登伽，歸來佛所』，「提」是提攜，阿難被這個咒迷了，神智不清、四肢無力，要帶他回來要扶著他走。而摩登伽女，「獎」就是勸她，「妳不是很喜歡阿難嗎？阿難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妳跟釋迦牟尼佛見個面，到釋迦牟尼佛那裡親自要求，釋迦牟尼佛答應，那阿難可以還俗，你們可以結婚」，勸她去。摩登伽很聽話，一聽「好，可以，我跟你一道到釋迦牟尼佛那裡去」，這樣兩個人都去了。發起序經文就到此地，向下就是本經的正宗分，本經正宗分相當的長，在我們使用這個本子一直到經本的末了，只有最後那一面是流通分，正宗分也是《楞嚴經》精華的所在。請看經文：

【阿難見佛。頂禮悲泣。恨無始來。一向多聞。未全道力。殷勤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。妙奢摩他。三摩。禪那。最初方便。】

『阿難見佛』，是文殊菩薩去把他帶回來，帶到祇桓精舍，他跟摩登伽女兩個一道見到佛。『頂禮悲泣』，頂禮是禮節，我們看到「悲泣」兩個字，也能夠看出阿難尊者心裡很難過、很慚愧，遭這麼一次的意外。『恨無始來』，那一恨就是個轉機，這是慚愧心現前，諸位要曉得，慚愧在十一個善心所裡面，它是屬於善心所，而且非常的重要，這是個成敗的轉機。恨就是悔恨、就是後悔，換句話說，他跟佛這麼多年，平素自己都很得意，認為自己已經很不錯了，這次遭到摩登伽女先梵天咒這個事情，等於說給他來了一次考試，一考得了個零分，這個多難過！尤其一向自以為是了不起，這種打擊實在是太大太大，絕不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。這是深深沉痛的一棒，這一棒把阿難打醒了，曉得自己不行。『一向多聞』，他這種多聞，給諸位說，跟我們現代這個多聞是一樣。諸位要記住，他不是聞思修的聞，他這個多聞是什麼聞？記誦之學。這句諸位要特別留意，你就是把十方諸佛所說的一切經，都能夠記得一個字不漏，你還是不行，你還是會遭難，你還是會遭魔障。為什麼？你所記得那麼多是別人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到時候你不管用。

所以讀書這是個大問題，讀書要開悟，不是叫你讀別人東西。拿別人的東西做個引子，要把自己真性裡面無量無邊的經卷給引出來，那是你自己的東西才管用。否則的話，古人就不會給我們講，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」，不可以做人老師。為什麼？就是他記得再多全是別人的，沒有一句是自己的。說到這個地方，也許有人要問，我們背書背來是幹什麼的？有人問過我，問過很多遍。我常常勸人背書，背書是不是記問之學？是的。藉別人的光，藉別人的光要把自己的光明點燃，要懂這個道理。蠟燭的光明是釋迦牟尼佛的，我自己也是一支蠟燭，藉他的光把我的光點著，我的光跟他的光無二無別。不是永遠藉著他的，自己這個點不燃，永遠依靠他，

那沒有用處，那個辦法成不了佛。背誦，有雙重利益，如法的人背書是什麼？不是背文字，也不是背別人的學術，而是藉這個做自己修心的功夫，修什麼？修戒定慧。當我們背誦經典的時候，我們心裡不會起一個惡念，諸惡莫作。不會說一面在背經書，一面還在心裡想著做壞事，這種本事的人好像不常見，所以你背書的時候就諸惡莫作。經是聖人的教訓，善中之善，你不就是眾善奉行了嗎？諸惡莫作是小乘戒，眾善奉行是菩薩戒，你看看你這一背書，比丘戒、菩薩戒都圓滿、都修到，妙不可言。這是講戒學包括在背誦裡面。

除戒學之外，定學也在裡面，我們背書一定要專心，專心就是定。如果心裡有妄念，我們書就背不出來，所以背書是修定，這就如法。除修定之外還是修慧，為什麼？經文背誦的時候字字清楚、了了分明，一點都不錯亂，經義自自然然顯現在面前，不用思惟的，不要去研究的，道理就能夠現前，這是智慧。所以背誦，如法如理的背誦，那正是藉佛的光明把自己的光明給引發出來，上根之人。下根之人怎麼樣？也得利益。下根得什麼利益？跟阿難的利益一樣，就是記問，把古聖先賢東西他記得很多，給諸位說，這是下等人的利益。上等人的利益是開悟，大徹大悟，他是用這個方法來修戒定慧，由戒定慧成就聞思修，三慧等學。所以阿難在這裡是一向多聞，他就是在記誦，他如果懂得在多聞裡面成就戒定慧，那他是大乘菩薩，他早就成佛作祖，他也不會遭受這個障難。由此可知，背誦非常的要緊，背誦就是三學等運、三慧齊修。我們一學佛，開口閉口我們要修戒定慧，戒定慧怎麼修法？這是最好的一個方法。

『未全道力』，「道力」在此地當作定力講。因為他不善學，記誦很多，自己沒有開悟；換句話說，他沒有定力、他沒有智慧，遇到障礙他沒有能力來解決，這就是未全道力。這是他後悔的地方。

，知道自己過去一向多聞，錯了；換句話說，錯用了心，這麼多年來是錯用了心，沒有走上正路。說句老實話，背誦這種方法是根本智與後得智同時並進。參禪、念佛是專求根本智，根本智得到的時候再求後得智，而背誦經典是同時下手。所以學佛一定要有目標、要有方向，我們念佛，自己一定要曉得我為什麼念佛？我念佛的目標何在？我參禪，我為什麼參禪，我參禪有什麼用處？如果連這個都不懂的話，正如同船在大海上沒有方向、沒有目的地，這是多麼苦惱、多麼危險的事情。念佛，佛在經裡面給我們講得清清楚楚，目的在一心不亂，參禪的目的在明心見性。我們現在聽了念佛，念佛是什麼用處？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去得了嗎？去不了！為什麼？一心不亂才有資格去西方極樂世界。並不是說念佛就可以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才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所以念佛人的目標要定在一心不亂上。經裡面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理一心不亂生實報莊嚴土，事一心不亂生方便有餘土，功夫成一片生凡聖同居土，不是講得清清楚楚嗎？如果說念佛念得毫無成就，就可以往生，那叫妄語，那就是自欺欺人，曲解了經義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如果自己希望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要生實報莊嚴土，那就一定要達到理一心。如果把方向定在凡聖同居土上，我們也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得以功夫成片為目標。如果我們還是以嫉妒心念佛、以貪心念佛、以瞋恨心念佛，給諸位說，這種念法，就是慈雲灌頂法師所講的，是念的三惡道的佛，念了之後將來要到惡道去。為什麼？瞋恨心與地獄相應，貪心與餓鬼道相應，愚痴與畜生道相應。內有貪瞋痴，貪瞋痴是大障礙，它怎麼能叫你得到一心？你不會得到一心。如果我們要得到一心，必須要把貪瞋痴慢慢統統斷除，我們的心才清淨，清淨就是一心，這是我們念佛的目標，是我們的成績。我們只是口頭上念，心裡完全不注重在這個方向、目標

上，我們會有什麼成就？阿難的福報大，釋迦牟尼佛做他的後台，遇到障礙、困難的時候，佛會救他。我們遇到困難，誰來救我們？這是從這兩句諸位想想，它裡頭含有多少意思在，兩句話裡會看的人，他多深刻的用心，真正是攝受一切眾生、護念一切眾生，就在這兩句話裡頭。

下面是他請法，『殷勤啟請』，誠誠懇懇、恭恭敬敬的求佛開導，求佛開導的是什麼？就是下面他所要求的。『十方如來得成菩提』，這就是十方三世那些佛他們怎麼成佛的，阿難現在要想知道這個理論，要想知道這個方法。十方諸佛他們成就的那套理論、那套方法，他也說不出一個名堂，底下勉強湊那麼三句，『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』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，是釋迦牟尼佛平常教給他們修學的，這三種都是定的名稱。這三個名詞，在佛教大小乘經典裡面都非常普遍，而它的定義沒有一定，所以有許許多多的說法。在圓瑛法師《講義》裡頭，他老人家很巧妙，他自己不說哪個對、哪個不對，把別人這個說法、那個說法統統抄在這裡面，叫我們自己去看，叫我們自己去選擇，他用的是這個方法，他沒有給我們下斷語。《講義》裡頭有六、七種的講法，總而言之句話，都是修定。但是阿難在此地，他上面加了一個「妙」；換句話說，世尊教我們初學的人，這個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是普通的。諸佛所修的奢摩他、三摩大概是極妙的，就用這個妙字來揀別。佛所修的大概是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，我們所修的奢摩他、禪那是普通的、不妙的，這是阿難這麼個意思。這三個名詞我們簡單的解釋，用不著詳細講，詳細講講十個鐘點也講不完，那樣太耽誤時間，我們只很簡單給諸位介紹個輪廓。最重要的是下面這一句「最初方便」，最初方便從哪裡下手，這個實在講是太重要。

我們把這裡頭名詞術語略略的說一說。「菩提」就是大覺，真

正徹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叫菩提。不但了解，是圓滿的了解、正確的了解，沒有一絲毫錯誤，這叫大覺、叫菩提。「得成菩提」，得成就這種大覺，真正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，這是講它的成果。在有成果之前，當然他有修因，他這成果是怎麼得來的？下面這三個名詞都是說修因。在本經裡面，經題上就顯示出阿難所提的問題。「妙奢摩他」，妙是貫下去的，妙三摩、妙禪那，這妙字是貫三個名詞。這樣說法也不能說他錯，而佛的答覆在後面，佛的答覆說是「十方如來得成菩提所修的定叫首楞嚴定」。首楞嚴這個名稱，阿難過去沒有聽到過，他不曉得，他所曉得的是這三個名詞。如果我們拿個比喻來說，首楞嚴大定好像我們台灣省，而奢摩他好像是台北，三摩好像是台中，禪那好像是台南。諸位想一想這個關係，對這個意義多少能夠體會到一些，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大定，分開來可以說是大定的方便。

「奢摩他」偏重在止上，我們講止觀，拿這兩個字來解釋，偏重在止上，止裡面有觀，觀裡面有止，止就是定，觀就是慧，雖然是同時修定又修慧，但是偏重在定上。「三摩」偏重在觀上，就是偏重在慧上。所以這種修定的話，它是各有所偏。佛為什麼教這些？這都是法門的綱領，八萬四千法門的三大綱領，諸位要懂這個意思。這三大綱領無論運用在什麼行門上都很恰當，譬如我們用在念佛上，如果我們念佛，我們的心是散亂，覺得很苦惱，我現在用這句佛號用意在哪裡？專門來降伏我的散亂心，我求這個心能夠寂靜下來，我們用這句佛號目的就是在奢摩他上。這是對於對治散亂的，就是妄想心重的人用這個辦法，不管哪個行門他偏重這上面，都是屬於奢摩他這個大綱、這個體系的。另外有一種人他昏沉很重，就是精神提不起來，無論幹什麼事情，一幹他就打瞌睡，對這種人佛教他修定的方法就偏重在三摩上。三摩是什麼？是觀，教你作觀

，把你的精神力量注重、集中起來，注意一個問題上，這叫觀想。我們還拿這句佛號來做比喻，我們念佛的人多，假如我們念佛的時候會打瞌睡，這句佛號你注意，注意什麼？注意這六個字，字字清楚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一面念一面想著這個字，這就叫偏重在觀上，這是三摩的方法。為什麼？這個樣子就能把精神提起來。

所以你看看，同是一個法門，它都可以運用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它是法門的總綱，能夠運用在一切法上，八萬四千法門每個法門都有這三樣東西，我們哪一種毛病比較偏重就運用哪個，絕對可以對治。「禪那」是止觀平等、止觀等運，既不偏重在定、也不偏重在慧。一切眾生的毛病，可以說不外乎這三方面。我們在一切法門裡頭，選擇任何一個法門，哪個法門都是修禪定，要想拿那個法門來真正治得了我們自己的病，懂這個原理。不懂這個原理，拿到釋迦牟尼佛的單方，還是治不了我們的病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

『最初方便』就是指入門下手之處，我們想想，佛在這部經裡跟他講的下手之處是什麼？談這個問題就是談一切問題，一即一切。諸位千萬要記住，下手之處，世尊是叫他認識真心，也就是經題裡面講的如來密因，這是最初方便。如來密因是什麼？就是說對於真妄能夠辨別，這是真正下手之處。如果我們對於宇宙萬有哪是妄、哪是真，都分不清楚，我們從哪下手？無從下手。我們研究教理、我們念佛、我們參禪，我們用功搞了這麼多年，搞不出個名堂出來，毛病在哪裡？毛病在一直到現在沒有下手之處，門都沒摸到。天天在那裡打佛七的主七師，有人問過他，我都聽說的，人家請教他，「老法師，你天天打佛七，你對於生死有沒有把握？」老法師很不錯，很誠實，搖搖頭，「我還是沒有把握」，還是不得其門而入。換句話說，什麼是真、什麼是妄，我們沒搞清楚。

在本經前面「七處徵心」，我們還是用古人的講法，交光法師

跟圓瑛法師都不講七處徵心，講「七番破處」。七番破處、七處徵心在我看是一個意思，沒什麼兩樣。「十番顯見」這兩大段的經文，或者再包括到後面，那就是後面所講的兩種根本，這都是講最初方便，都是教給我們辨別真妄。而辨別真妄，給諸位說，說的是宇宙人生的真妄，辨別宇宙人生的真妄那個關鍵是在自己本身上，而不是在自己身外。自己身心之外，給諸位說，既沒有真，也沒有妄，真妄是在我們自己本身。經雖然沒有講到，我們在座的同修們大多數都不是一次聽《楞嚴》，都聽了不少遍，也看了不少遍，我也講了不少遍，所以提到《楞嚴經》，我們多少都不生疏。「真」是講真如本性，在什麼地方？在我們自家六根門頭放光動地，這是真。「妄」是八個識、五十一個心所，這是妄。如果對於這些不能夠認識清楚，那我們就是真妄不辨。這一說，也許「我知道，我很清楚」，很清楚，從早到晚還是迷惑顛倒一塌糊塗，你知道個什麼？不知道。知道貪心是煩惱，還照貪不誤，多多益善；知道瞋心是煩惱，還一天到晚發脾氣；知道嫉妒是煩惱，嫉妒心隨時都生起來，這有什麼用處？知道一心不亂是修真心、修本性，又不肯去幹。為什麼不肯幹？給諸位說，就是不知道。不了解的人，總認為佛法知易行難，知很容易，我都知道，不行，我做不到。哪裡曉得佛法的學說，跟我們國父孫中山所講的一樣，知難行易。

你看看佛講這個道理，這麼一大本的經，《楞嚴經》的註解將近一百種。如果拿線裝書來看，我手上只有三十幾種，大樟木箱就裝兩箱，知難！行怎麼樣？一個字，「歇」即菩提，阿難不是問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嗎？釋迦牟尼佛講一個字，歇，就得到菩提，多容易。所以轉識成智、超凡入聖，就是把觀念換過來就成功，快得不得了！這是一剎那之間的事情，這叫頓超頓悟，你看修行多容易。

《彌陀經》裡面給我們講的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需要多久時間？若



一日到若七日，就成功了。可見得行不難，難在明理，就是因為明理難，釋迦牟尼佛才說法四十九年，天天在講。你以為真懂了？懂了就不要講，懂了的再講那叫廢話。就是因為不懂，才橫說豎說、苦口婆心，會的人一剎那就成就。這個觀點希望我們同修們好好去想想，到底是知難、還是行難？行，我看不難，實在不難，知是真難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